

的基礎，譬如社會生產作高速度發展，生產效率提高，科學技術有長足的進步，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，俄共適當的提高人民的福利，是可以做到的。假如情況相反，人民的福利不但不能提高，而且生活水準反而降低若干，這在蘇俄已司空見慣，俄共中央和蘇俄政府絕不會像倫敦和華盛頓那樣引以為恥，它們將另有一套說詞，足以文過飾非。尤其是布里茲涅夫在報告中聲明過，提高人民福利並不限於在這個五年內辦到，而是一個長期展望的總方針，到一九七五年果真辦不到的話，也不會使他引咎辭職，因為他已有言在先。

總之，蘇俄這個五年計劃的帽子雖然很大，仍不能算一個高調的計劃，儘管它比第八個五年計劃的調子高多了，但是遠遜於蘇俄第三個五年計劃和

七年計劃（包括第七個五年計劃）的調子。高調的計劃固然容易招忌，容易遭到失敗，但低調的計劃也不一定保證能夠成功，它需要許多健全的條件，尤其需要和平無戰爭的環境。蘇俄第九個五年計劃的真正目的何在，我們暫不加以揣測，我們祇作兩個假設，從這兩個假設中以決其成敗。假設蘇俄第九個五年計劃的目的，是為實現其基本經濟規律和新綱領的規定，以增進人民福利為急務，它一定會得到其人民的歡迎，一鼓作氣，全部或大部份實現規定的任務；反之，假設蘇俄藉提高人民福利的金字招牌，目的在厚培戰力，準備一次大戰，則蘇俄人民不會跟俄共走這條錯誤的道路，第九個五年計劃一定失敗。

## 龐畢度之訪非活動

陳澤豐

法國總統龐畢度（G. Pompidou）偕同夫人，以及國務委員佛瑞（Roger Frey）、總統府祕書長霍卡（Jacques Foccart）、外交部政務次長布爾吉（Yvon Bourges）等一行，從二月三日起至十三日止為期十天，分別訪問茅利塔尼亞、塞內加爾、象牙海岸、喀麥隆及加彭等五個前法屬西非國家。

這是非洲國家獨立十年以來，法國總統的初次蒞臨訪問，也為龐畢度遍訪十四個前法屬非洲國家計劃中的第一次。在非洲國家地位日趨重要、國際關係正進入多元而劇烈變化的今天，法國發動這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攻勢，頗值識者注意。

### 一 首站茅利塔尼亞

龐畢度此次一萬五千里行程的第一站是茅利塔尼亞。茅利塔尼亞地處沙漠，是一個回教國家，居民百分之七十五是過着游牧生活的摩爾（Maures）族，其餘則是信奉回教的黑人。阿拉伯文與法文並列為官方語文。就歷史而論，沒有一個非洲國家像茅利塔尼亞一樣，曾長期抵抗過法國勢力的人侵

，也沒有一個國家的獨立，像茅利塔尼亞那般曲折與多災多難。

茅利塔尼亞在國際社會中一向被目為富有「革命」性的國家，它有一套自由經濟制度和一個半封建的社會。在政治上，反對派不起作用，國內沒有政治犯，軍人數目不足一千五百人，似無走出軍營、干預政務的野心；唯一對政治有騷擾可能性的是工會，他們大多敵視政府，但達達（Moktar Ould Daddah）總統的政權在最近的將來尚不致受到威脅。

法國對茅利塔尼亞的援助總數，估計自一九六〇年以來，已達一百一十億西非法郎，其中從一九六六年起，援助減少，但每年亦在五億西非法郎之譜。現在居留茅國之法國人共約四千五百人，其中兩百五十人係在合作計劃名義下，在茅國從事文化和技術工作。近三年來，茅利塔尼亞與中共的合作關係有顯著的進展。毛共自一九六八年起已取法國醫療隊而代之，在羅索（Rosso）附近駐有農耕隊示作稻田八千公頃，並於首都努阿克巧特（Nouakchott）為茅國免費興建一間美輪美奐的學校和一座「人民之家」。此外，中共並於一九六七年以無息貸款十億西非法郎貸給茅利塔尼亞。茅國除有法國、中共提供援助外，同時也接受西德、美國及蘇俄的援助。

龐畢度抵達努阿克巧特後，所受到的歡迎以在帳篷底下，捧飲駱駝乳的

盛宴最為別緻。在停留茅國四十八小時內，法國總統曾參觀努阿克巧特碼頭，以及供應全市飲用的鹹水淡化水廠，並兩度與達達總統會談。達達總統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仍在非洲保有殖民地一事極表不滿，並攻擊葡萄牙之侵略幾內亞以及西方國家之出售武器予南非。龐畢度解釋法國之售武器給南非，主要在避免造成獨佔。在雙方合作上，龐畢度承諾說，法國將幫助茅國在努阿底布（Nouadhibou）建造一鋼鐵廠，並經由技術、文化、經濟各方面之合作，幫助茅利塔尼亞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重要地位。

## 二 第二站塞內加爾

龐畢度行程的第二站是達卡（Dakar）——塞內加爾首都。塞內加爾的獨立雖已屆滿十年，但它的經濟至今仍幾乎完全仰賴單一作物——落花花生；換言之，若落花生的收成好，則一切也跟着看好。可惜最近一次的落花花生收成並不理想，原計劃可收穫一百一十萬噸，但實際所得尚不足六十萬噸，這種成果是十四年來最差的一次，因此造成社會普遍的不安。落花生的歉收，並非受氣候的影響，而係廣大的農民對落花花生政策不滿意所帶來的結果。政府搜購落花生的價格偏低，幾年來一直沒有調整，穀賤傷農，農民入不敷出，使他們跟着討厭落花花生，而不喜歡耕作了。

塞內加爾總統辛戈爾（Léopold Sédar Senghor）是位詩人、哲學家，在文學方面頗負盛名，與龐畢度總統有同窗之誼，同出身於法國路易大帝（Louis-le-Grand）中學。辛戈爾總統曾任法國大學教授，二次大戰時參加法軍抗德，並出任法國公職，當選過議員，與法國有極深的淵源，故其外交政策建立於與歐洲共同市場，特別是與法國的密切合作上，乃係自然之事實。

法國是塞內加爾的第一號顧客，也是塞國的最大供應者。法國駐在塞內加爾的技術合作人員多達一千一百五十三人，其中有八二〇名中學教師，二二五位大學教授和九十個軍事顧問。此外，法國有二千軍隊在一位少將率領下，駐紮於綠角（Cap-Vert）半島；這一支駐軍的存在，構成塞國政局穩定的原因之一。最近幾年，由於工商界不表熱心，法國在達卡的投資，大有逐漸走下坡之勢。

### 龐畢度之訪非活動

自蘇伊士運河關閉後，達卡港的重要性與日俱增，而它的發展也是刻不容緩之舉。為了適應需要，塞國政府決定在達卡建造一個巨大的修復廠，專門修復大郵輪。這個計劃獲得龐畢度的支持，龐畢度並保證繼續予以塞內加爾財政和技術援助，助其走向工業社會。

## 三 第三站象牙海岸

象牙海岸是非洲國家經濟成功的一個特例，它的全國總生產額在十年內增加了三倍，其每年國民所得為一千四百法郎（折合為二五〇美元），僅次於加彭，為非洲法語國家中之佼佼者。首都阿必尚（Abidjan）是法屬非洲國家中最現代化最豪華之城市，也為最大之港口，其吞吐量已逾五百萬噸。

象牙海岸的總統布哥尼（Félix Houphouët-Boigny）素有「非洲聖人」之稱，國際聲望甚高，有一言九鼎的影響力。在對外立場上，布哥尼總統是個是非分明的人，他厭惡蘇俄，也切齒中共在非洲的滲透活動，所以與兩者均無邦交。就非洲大陸本身的關係而言，布哥尼總統也是個極為活躍的黑人領袖。象牙海岸除參加「非洲團結組織」（O.U.A.），並為「非馬聯盟」（O.C.A.M.）的積極會員外，布哥尼更聯合鄰近國家，發起所謂「協約理事國」（Conseil de l'Entente）的組織，主要目的在求經濟互助，參加國家除象牙海岸外，尚有尼日、上伏塔、達荷美和多哥。

當龐畢度總統蒞臨阿必尚後，「協約理事國」其他四個未列入此次訪問行程的國家元首，包括尼日的哈曼尼（Diori Hamani）、上伏塔的拉米扎那將軍（Général Sangoulé Lamizana）、多哥的艾阿達瑪（Etienné Eyadéma）與達荷美的哈加（Hubert Huga）也一齊飛抵阿必尚，藉此機會一面向戴高樂政策的繼承人面致敬意，一面各陳述本國的種種問題。據哈加總統返國後告訴路透社記者稱，龐畢度總統將於明年訪問達荷美，他並曾向「協約理事國」領袖們，重申繼續遵行戴高樂政策的決心。

## 四 第四站喀麥隆

喀麥隆原是德國的屬地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國際聯盟將領土的五分之

四交由法國託管，而以五分之一歸英國託管，但英國為管理方便，將其合併於奈及利亞。法國託管部份於一九六〇年宣告獨立，阿希佐（Ahmadou Ahidjo）當選為總統。至於英國託管部份經公民投票後分裂為二，一部份合併於奈及利亞，一部份則與原喀麥隆復合。

喀麥隆自獨立以來，因法國等西方國家的援助，經濟頗有發展，可可、棉花、咖啡、棕櫚油等均有增產，近年來更發展諸如麵粉廠、食品廠、啤酒廠等新工業，其工業生產量居非洲法語國家第三位。此外，與法國合作水力發電，至於喀麥隆縱貫鐵路的完成，則是法國、共同市場以及美國的通力合作成果。

阿希佐總統在外交上，原採取平穩的中間立場，儘量與所有國家通好，但由於毛共幕後支持「喀麥隆人民聯盟」（U.P.C.）的反政府遊擊活動，阿希佐對之甚為不滿。最近，反對派領袖烏完迪葉（Ernest Ouandie）之被判死刑，極可能使喀國的反政府活動漸歸沉寂。

龐畢度在喀麥隆曾乘坐縱貫鐵路火車，駛行七十公里，略事觀光。在記者招待會上，龐畢度對最近反對派領袖之被判死刑案，不願表示意見，避免干涉喀國內政。此外，龐畢度保證，繼續予喀麥隆以各種援助，不因將來共同市場之可能擴大，而影響「非馬聯盟」的利益。

## 五 第五站加彭

加彭是一個森林國家，面積有二六七、〇〇〇方公里，約為法國之半，但人口僅有六十三萬人，每方公里只得二·六人，為非洲國家人口密度最稀者。加彭出產石油，年產五百萬噸，錳產量為一百四十萬噸，居世界第三位，國民所得高達四五〇美元，居法屬非洲之冠。木材、錳、石油是加彭的三大富源。加彭人在非洲的富庶，可與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人相比美。

加彭總統本哥（Albert Bongo）現年僅三十五歲，無疑是非洲國家最年輕的元首之一。去年七月，本哥總統曾訪問巴黎，聲言加彭要做非洲的盧森堡，要求法國予以實際與榜樣式的援助。加彭資源甚豐，需要更多的資金予以開採，故除法國外，也接受共同市場會員國及其他國家之援助。例如加彭政府決定在歐文多（Owendou）地方建造一可停泊四萬噸大輪的深水港，

以及構築一條長達六百六十五公里、銜接港口與產地的鐵路，均須有西方國家的技術與資金的雙重支援。龐畢度當然重複對其他四國所作的保證，允諾繼續予加彭以各項援助。

## 結語

龐畢度第一階段所訪問的西非五國，大致有兩個特色：第一，它們都是濱海的國家；第二，它們都是政治比較穩定的國家。為了獲得預期的熱烈歡迎，為了不刺激非洲已有的緊張情緒，也為了避免介入非洲大陸間的微妙關係，龐畢度的這次行程是經過事先匠心安排的。

龐畢度此行，歸納起來不外兩大目的：第一，重申戴高樂政策，加強法國與非洲法語系國家間的關係；第二，提出新的承諾，訂立新的合作契約，透過文化、技術、經濟的各項援助，企圖法國能在非洲發揮其新的影響力。法國在失意於歐洲大陸後，這是其外交攻勢所能致力的一着棋。

龐畢度此次訪問西非，其所受之熱烈歡迎並不遜於十一年前的戴高樂，但龐畢度畢竟不是個神秘性的人物，他不像戴高樂一般，雙臂高舉向天，做種種標新立異的聳動性演講。龐畢度是個坦直踏實的政治領袖，他在行前曾呼籲法國私人資本踴躍到非洲投資，政府願提供一切保證，另一面他在訪問期間提出「非洲化」的構想，希望非洲國家儘快把資本、技術和領導階層非洲化，以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附，並避免因西方勢力的影響，而有搖搖欲墜的險象。

法國因歷史、文化、語言的關係，在非洲有其牢不可拔的影響力，今年法國對非援助的預算已較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五，法國民意測驗結果，百分之四十四贊成法國援外計劃，足見法國政府與民間對非洲的關切。雖然有記者形容龐畢度非洲之行，彷彿公司老板的業務考察與財產清點，雖然法國撥非款項的四分之三重又流回法國本國，但法國之援非無形中發生了一種力量，那就是它阻止了某一強國在非洲的壟斷，至少它減少了毛共在非洲的滲透。法國多援非一分，就減少毛共在非洲的一分滲透力量和機會。從這一個觀點看，法國與非洲關係的加強，對自由世界當有貢獻。